



熊與金鳳花

佩姬·偉伯◎著

晨若◎譯

Romance



Romance

熊與金鳳花

佩姬·偉伯●著
晨若●譯

書局名稱：048 文笙書局

地址：北市重慶南路一段58

電話：3814280

書號：6647 048

書名：熊與金鳳花

出版社：金楓出版有限公司

進貨數：5

進貨日：81/ 5/12

定價：130

供應商：學英(欣)文化公司



羅曼史 7

與金鳳花

／佩姬・偉伯
／晨若

／金楓出版有限公司

／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三五六一號
／學欣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／新店市民權路130巷6號

／(〇二)二一八七二二九

／(〇二)二一八七〇二一

郵撥／〇五七八六九〇一五

排版／浩瀚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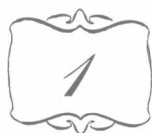
印刷／海王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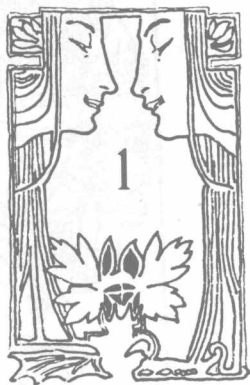
初版／中華民國八十一年四月

定價／一三〇元

ISBN 957-8501-68-4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



她斜瞥了他一眼，他那如詩般的話語，使她感到震異。當她仔細地端詳他時，發現他臉上露出坦誠的表情，當他更走近她身旁時，她才第一次注意到他的眼睛。

瑪莉安·席格提著一個女用大皮包及一個塞得鼓滿的帆布袋，從汽車旅館裡衝出來。她用腳趾把門踢開，那只大帆布袋重重地壓貼在她雙腿上。

「回到家我一定會殺了妳，媽媽。」她喃喃地說。

山中的疾風使她幾乎喘不過氣來，她昂頭望著那蒙上一層霧氣、聳入天際的里康特山峯。這些崎嶇魁偉的山脈使她回想起在阿肯色家後面的那些山來，她也不知自問過幾百遍了，自己怎麼會讓人說服，來做這件事的。

「少年老成！」她半走半拖地一面走向正在等候的巴士，一面念念地說。

「對不起？妳是在跟我說話嗎？」一個渾厚的男中音說道。

瑪莉安轉過頭發現一位穿著卡其長褲的男人，棕色的肌膚使他渾身上下透出一副過慣戶外生活的模樣。

「不。」她說：「不過既然你已開口了，我倒想順便請你幫忙拿一下這些行李。」她微笑地說，露出酒渦使她看起來更嬌媚。

「很遺憾。」他揮一揮提著行李的手臂。「妳也看得出來，我自己的雙手已提滿了東西。」

瑪莉安的微笑立即消失殆盡。這個人真是一點紳士風度也沒有。「看樣子，在這種窮鄉僻壤裡是不可能找到一位紳士的。」她譏諷地說，拖著行李繼續往前走。

「妳到這裡來應該是爲了找鳥，而不是爲找紳士的吧！」他背過身去，開始把他的行李裝到巴士上去。

瑪莉安真想踢他一腳，可是想想還是算了，也跟在他後面，把自己的行李拿到巴士上去。然後爬上車，坐在一位看起來已結婚的女人旁邊。

「嘿！我叫瑪莉安·席格。」

「我是莎莉·辛尼，很高興認識妳。」莎莉轉向瑪莉安，上下打量著她。「妳是第

一次到這裡來賞鳥？」

「是的。」瑪莉安承認說：「妳怎麼知道？」

莎莉笑著說：「妳是唯一沒帶雙目望遠鏡的人。但不必擔心，我的可以借妳用。」瑪莉安沈思著，她怎麼連這點都沒想到呢？她注意到剛剛那個傲慢自大的男人就坐在她正後面。奇怪，她幹嘛注意他？無聊！

一位鷹鉤鼻的女人，走上巴士大聲地吹了個口哨。「歡迎各位到大煙山脈，田納西州的野生鳥類觀察區來。」她說話的聲音充滿喜悅。

瑪莉安內心呻吟著，一個人怎麼可能在清晨六點鐘心情就如此愉快呢？她這才想起自己還沒吃早餐、喝咖啡。她早上如果沒有喝咖啡，心情就會變得很暴躁。

突然一陣怒吼，巴士已帶著這羣賞鳥人潮，直奔大煙山脈而去。

「我叫哈麗葉·富何，是你們這次活動的嚮導。公園的自然生態學家告訴我，大批的鳥類已經出現，並且開始築巢了。」

瑪莉安覺得自己好像是個被放逐的人，難道就因為自己此刻是坐在這輛顛簸的巴士，而不是在家中經營服裝店的關係，才會有這種感覺嗎？都是媽媽害的！不錯，就是

這個原因！

「妳需要換個環境。妳也知道妳的心理醫生是怎麼說的。」她母親堅持道：「我會照顧雙胞胎的。」

就因為這樣，現在她才得在清晨六點鐘坐在這兒，連咖啡也沒喝，早餐也沒吃，坐著巴士去看什麼野生鳥類。

一會兒之後，巴士在路邊的某家咖啡店停下來，瑪莉安靠著腿長，很快就在盤子上堆滿了火腿、蛋、奶油餅乾，然後坐到一張雙人座的位子上，興沖沖地吃起來。

當她正在享用第二塊餅乾時，先前與她說話的那個栗褐色頭髮的男人又出現了。

「這似乎是最後的一個空位，妳不介意我坐下吧？」

她不屑地瞥了他一眼。「又何必問呢？」雖然她已喝過咖啡了，但是對這個男人仍然不假辭色。

那男人坐了下來，咬了一大口火腿。「妳沒有必要這麼生氣。」他一面吃，一面端詳著她。「再說，接下來這一星期，我們都要生活在一起的。」

「真是沒趣透了！」她冷冰冰地瞪了他一眼。

「這是妳所說過第一句有道理的話。」

瑪莉安可感到從他眼鏡後面投來的邪惡眼神，她不禁懷疑，摘下眼睛的他不知是什麼模樣？他的下顎方正挺實，又有著貴族般的鼻樑，也許他會是一個很英俊的人。

她揮手叫女侍又替她倒了一杯咖啡，然後加了兩匙糖，猛然地攪拌著。

「糖對妳不好。」那個男人說：「它會消耗妳的精力，妳跟我在一起的這一星期，必須有很多體力才趕得上我。」

他是在尋她開心嗎？她從來就沒想過要趕上他。她把杯子端起來，結果卻把咖啡濺翻在桌上。「都是你害的！」她愠怒地說：「沒有人告訴過你，你有多討人厭嗎？」

「也許吧。」他笑著說。這個笑容使他整張臉都活了起來。他的確是很英俊，她內心想著。「妳自己也不是什麼好東西。」他又說：「對了，我叫比爾·班森。妳呢？」

「瑪莉安·席格，不過你沒有必要知道。在保護區的這段時間中，我不打算再見到你！」

「我只是想知道妳的露營地點，這樣我才能離妳遠一點。」

「好極了，這樣也省得我問你同樣的問題。」瑪莉安那雙藍綠色的眸子，閃爍著豐

富的情感。雖然比爾·班森並沒說什麼，但從他左手上戴著的結婚戒指，她認為他一定是個晚上會打鼾的男人，所以他妻子才會把他趕到森林裡來。想到此，她內心不禁快活了一些。「順便問一聲，在這鳥類保護區內的賞鳥人，除了睡在會滴水的帳篷裡以外，還做些什麼事呢？」

比爾疑惑地揚了揚雙眉。「妳是說，妳從沒來過保護區！妳賞鳥已有多久時間了？」

「從我母親上星期決定把我推到荒野來的時候開始。」她精神飽滿地回答說。

「她也受不了妳，嗯？」

「可以這麼說。」她內心清楚地聽到她母親對她說：「妳不能再為哈維的死自責了，聽傑克的勸告，去做一些妳以前從未做過的事吧！我注意到有個去田納西鳥類保護區的廣告——」

比爾的聲音打斷了她的思潮。「巴士要走了！」他站起來說。

瑪莉安嚇了一大跳，趕緊站起來，匆促間，不小心絆倒了椅子。

比爾一個箭步，跨到她身旁，伸手扶住她的腰。一接觸到他，她立刻感受到一股電

擊湧上全身。自從哈維一年前去世後，她就沒讓男人碰過了。

她不耐煩地甩脫他的手。「我自己會照顧自己。」

「那好極了。」比爾說完，轉身就朝巴士走過去。

瑪莉安也走回巴士的座位，頭靠在椅背上。她這次來並不打算去看鳥，只想躺在帳篷裡看書打發時間。

她凝視著窗外，巴士蜿蜒地攀爬在崎嶇的山路間，那映著晨曦、閃爍著五彩繽紛的山峯，織成一幅奪人心魄的美景；樹林中清新欲滴的嫩枝，夾著陣陣的野花香！好一幅扣人心弦的景致。

瑪莉安喜歡天空，喜歡山。要不是哈維的死以及她內心的那份愧疚感，她一定會沈醉在大煙山的仙境中。

她嘆息著閉上眼睛，又想起了那一幕恐怖的情景——她站在台上尖叫，哈維的車子在賽車跑道上翻滾……然後火苗將車子吞噬了。

她痛恨丈夫的死，留給她兩個嗷嗷待哺的小男孩。為什麼他非死不可？留給她滿懷的痛苦和愧疚。

不要再想了！這不是她來旅行的目的。她希望到山中來尋找心靈的那份靜謐。她不知不覺地昂起頭來，露出一副驕傲而勇敢的模樣。

巴士突然發出一陣怒吼聲，車子猛然地抽動著。她驚惶地睜開眼，巴士像一隻垂死的大熊，發出臨死前的哀鳴，全身扭動著。瑪莉安抓緊椅背，免得被摔倒在地。

哈麗葉蹣跚地站在通道上，揮手叫大家注意。「不要驚慌！」她尖聲地說：「不會有事的。」可是顯然她本身就很驚恐。她話還沒說完，巴士又呻吟了幾聲，頓然停息在路中央，哈麗葉也猝防不及地四腳朝天跌倒在通道上。

比爾立刻過去把她扶起來坐在椅子上，然後和司機一起下去查看究竟。車上的人都屏息地等司機回來把車子的情況報告給大家知道，過了一會兒，司機和比爾才又回到車子上。

「看起來是變速器出了毛病。」他對哈麗葉說。

「哦！老天！變速器到底是什麼東西？」她驚慌地說。瑪莉安聽了卻不禁咯咯地笑了起來。

「看來，我們只有兩條路可走。」比爾告訴大家說：「我們可以坐在這裡等，其中

一個人則走到最近的電話去求救；另一條路則是各人帶著自己的行李，走到露營區去。」

帶著行李徒步到露營區！這不是要她的命嗎？他是不是瘋了？她連把行李提到巴士上的那兩百碼路，都快走不到了，還說什麼露營區！「到露營區到底有多遠？」她問。

「只有五哩。」比爾說：「路況很好走。」

「好走！對山羊來說也許是吧！我要坐在這裡，等另一輛舒適的巴士來接。」瑪莉安靠在椅背上，心想她這番有理性的話，一定可以粉碎那種愚蠢的想法。

「如果只有五哩路，我想我們可以自己先拿睡袋和帳篷去，其他的行李再等巴士來載。」一個男人說。

「是呀！」另一個男人也附和著。「另一輛車子可能得等到天黑才來，要修好變速器，那更有得等了。」

「我們來表決好了。」莎莉說：「贊成走路的請舉手。」

瑪莉安沮喪地看看四周，所有的人全贊成……當然，只除了她。

「反對的舉手。」莎莉說。

瑪莉安勇敢地舉起手來。

「看起來妳輸了，瑪莉安。」莎莉說：「走吧！一開始走，就會覺得有趣了。」

「就像去給牙醫生看牙齒一樣有趣。」她呢喃地說。

比爾又舉手請大家注意。「我想我們只先拿帳篷，否則會太重。再說還有一些新手，一定走不動。」他看看瑪莉安。「也許男士們可以幫一幫女士忙。」

她抬起下巴，挑釁地迎接他的眼神。她要讓他看看，她可以自己把帳篷拿到營地去，才不需要一個壞脾氣、長年在外的男人幫忙。

大家按順序走下車，等司機從行李箱裡把帳篷拿出來。瑪莉安疑惑地看著她自己的那個已褪色的黃綠色帳篷，那是她父親在二次大戰時留下的老古董，帳篷架是那種笨重的金屬架，而不是現在摩登的輕質玻璃纖維。

她聳聳肩，拿起自己的帳篷和睡袋，開始跟著大家一起走。哈麗葉在前面領路，比爾·班森則殿後。瑪莉安趕緊混在人羣中，因為這樣才不必去忍受那個瘋狂的男人了。前面兩哩路況大致還好，瑪莉安總算設法把她的裝備連拖帶拉地拿過去了。山中特別的清新空氣，的確使人心情振奮。雖然她並不是一個健行專家，但靠著每天早上做韻

律運動也保持了一副美好的身材。

可是當她一看到蛇的那一剎那，整個人都爲之崩潰了。一隻蛇爲了要找一塊暖和的岩石，竟然大搖大擺地從她前方不到兩呎的地方爬過去！

她那尖銳的叫聲，使整個健行的隊伍全停下來了。

比爾·班森是第一個奔到她身旁的人。看到她那嚇得蒼白的臉龐，立刻伸手抓住她的肩膀，讓她冷靜下來。

「老天爺！出了什麼事？妳受傷了嗎？」

她用顫抖的手指著前方。「蛇！」她尖叫地說。

比爾轉身去看看那條令她害怕的生物，不禁爆出生聲來。「可憐的小東西。」他轉向其他人，大叫道：「沒什麼事，只是一條無毒的小花蛇。」

大家知道瑪莉安的尖叫只是小題大作而已，就不理她，又繼續往前走，把她留在後面和比爾在一起。

「你說只是一條無毒的小花蛇，是什麼意思？」她暴跳如雷地叫道：「蛇會咬人的！」她已被他的笑聲激怒了。

「小花蛇一點危險也沒有。我敢說牠被妳嚇倒的程度，比妳被牠嚇著的還深。」比爾仍然笑個不停。「再說，牠不過只有六吋長而已。」

「我才不管牠有多長，蛇就是蛇！」和比爾辯論，使她忘卻了恐懼。她把帳篷和睡袋揀起來，開始憤怒而大步地跟在其他人的後面往前走。

比爾看到她扭頭就走，連忙叫道：「嘿，等一等，金髮的，我跟妳一起走。」

他趕上來，走在她身旁。「我不需要你的陪伴，再說我的名字也不叫金髮的！」她對他吼回來。

「我知道，可是在陽光下，妳的頭髮看起來就像燦爛的金色一般。」

她斜瞥了他一眼，他那如詩般的話語，使她感到震異。當她仔細地端詳他時，發現他臉上露出坦誠的表情，當他更走近她身旁時，她才第一次注意到他的眼睛。在眼鏡後面的是一雙暗棕色的眸子，而他的睫毛也不可思議地長，顯得非常性感。

她突然驚覺到自己竟然很感興趣地在分析比爾·班森，她對自己這種態度真是惱怒透了。她這趟旅行，是要來忘掉哈維，而不是來找一個取代他的人；再說，比爾·班森已經結婚了。真是謝謝上帝！

她的憤怒從說話的聲音裡就可聽出來。「還有多遠？我的腳痛死了，而且這頂帳篷也會要我的命的，它幾乎有一噸重！」

「還有兩哩路，我們在石頭上坐一下，休息休息。」比爾把她的裝備接過來，放在一塊平坦的岩石上，然後對她咧嘴一笑。「如果再有哪隻該死的蛇敢看妳一眼，我一定把牠碎屍萬段。來吧！坐下來，讓妳的腳休息一下。」

她謹慎地在四周查看有沒有蛇，然後才小心翼翼地坐在岩石上。「今天早上你還一副拒人千里之外的模樣，爲什麼現在突然又變成一個好好先生呢？」如果他再繼續這樣下去，她很可能會喜歡上他的。

「因爲我餓壞了，而唯一的方法就是趕緊送妳到營地。如果是妳自己走，那一定比我抱著妳走要快多了。」

瑪莉安原本友善的心情，又全煙消雲散了。「我可以自己照顧自己。不用麻煩你來陪我。」她雙眸射出憤怒的眼光，看著他。「如果你真的那麼餓，儘管先走吧！我休息一會，就會趕上去的。」

「哇！」他裝出一副很驚駭的模樣。「然後把妳留下來跟那一大堆該死的蛇在一起